

他是唱花脸的，他扮演过许多花脸角色，包公、关公、项羽、曹操。他喜欢秉公执法的包公，崇拜仗义威风的关公，欣赏威武霸气的项羽，却不喜欢奸佞狡诈的曹操，每次给脸上画白色的曹操妆容时，他隐隐地就有一丝厌恶。可他是戏子，戏子就得唱戏，班主让你扮什么就扮什么。

不过，团长也觉得他更适合唱关公，每次演《长坂坡》都是让他演关公。

今天，又要演《古城会》了。

后台，灯光昏黄，化妆镜前摆满了各色油彩。他拿起笔，蘸了朱砂，在脸上细细勾勒。镜中的面容渐渐模糊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威严的关公脸谱。

“冯老师，上场了。”戏团团长在门外喊。

团长早就不跟他们下乡演出了，团里那么多事务，就够他忙得的了。但今天不知道咋回事，竟然跟来了，还主动报幕了。

他应了一声，手指微微发抖。这是他最后一次正式登台了。油彩的气味钻进鼻子，有点呛人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站起身，红袍在身后猎猎作响。

台下的喧闹声透过幕布传来。他握紧青龙偃月刀，手心全是汗。我知道，上了台就是关老爷，得端着架子。可我这心脏就是蹦蹦跳跳，嗨，也不知道是舍不得离开这舞台，还是因为要退休了而激动的，我自己都说不清楚。

锣鼓声起，他掀帘而出。刺眼的灯光让他一时睁不开眼，只听见台下此起彼伏的抽泣声。他定了定神，正要开腔，

## □小小说

# 花 脸

廉彩红

突然看见第一排坐着个穿白裙子的姑娘。

“那不是团长的千金，她怎么来了？”她正仰着脸看我，眼睛亮晶晶的。我一下子忘了词，嗓子发紧。后台的小徒弟小声提醒：“上马金下马银，美酒红袍——”

他慌忙接上：“上马金下马银，美酒红袍，官封我汉寿亭侯……”可他自己就知道，没有唱出那个味来。

嗨，唱了几十年戏了，老咯老咯，演砸了。我这张老脸哟。他在心里骂着自己没用。

戏总算演完了，他慌忙向后台走去。团长急忙迎了上来，问：“咋回事，唱了多少场了，咋这次——”

他摇摇头，答不出来。

是啊，他也想不通。

他的脑子里想着儿子的话：“爸，我女朋友叫李榕，爱唱戏，现在学的就是这个。可她还想跟你学唱戏。”

他儿子的女朋友就是团长的千金，可他就是一个小演员，咋能和团长家攀亲呢。

何况，那姑娘还要跟他学唱戏。

正局促间，一个清脆的声音响了起来：“冯老师，您好。”

他抬头一看，女孩儿正笑盈盈地看着他，继续说：“冯老师，我很喜欢您的戏，我想跟您学。”

他抬头看一眼团长，团长也笑眯眯地看着他，“冯老师，你可不能摆架子，不收学徒啊。”

他噤着嘴：“我从没教过学生，我怕教不好。再说，刚刚不还演砸了？”

“那是您心乱了。”姑娘认真地说，“上了舞台，心乱可是大忌哦。”

团长接着说：“冯老师，咱俩是老同事了，我还能不知道你，你简直是把戏当成自己的命一样珍视，你简直把关公演活了。哪一场演出完，反响都很好，别看不跟你们到处跑，我也清楚着呢。”

姑娘又莞尔一笑，“冯老师，冯锐都告诉您了吧。”

他点点头，“可——”

团长打断他的话，爽朗地说：“你是不是怕我不同意呀。老冯啊，我比你早知道得早啊，我早就同意了。你呀，你呀，这都啥时代，你咋想不开呢。”

姑娘接着说：“冯锐也很支持我跟您学戏，希望您收下我这个徒弟。”

他看着他父女俩热切的目光，用力地点点头：“成，我就收下你这个徒弟。不过，你是小姑娘，唱花脸，唱腔上就更

得下功夫啊。”

“我不怕。”姑娘坚定的样子惹得人们都笑了起来。

学了两年后，春天，他们又要下乡演出了。退休的老冯作为顾问指导跟团下乡。

姑娘坐在后台学着他的样儿，慢慢地涂上朱砂油彩，描上剑眉，长长的眉毛入鬓，勾勒出关公的英武之气。

当姑娘化好妆，站起来，一转身时，他恍如看到年轻时的自己身姿灵敏挺拔，走动之间关公神韵已然显现，他忍不住拍手叫好。

他坐在台下，锣鼓声响，姑娘走上场了。一个亮相，举手投足都是关老爷的气派，惊艳了众人，哗哗的掌声入水响起。

她一声：“大丈夫今日里得展眉头，耳边厢又听得人声马吼。”高亢、嘹亮富有张力，且节奏明快又饱含深情，一下子就抓住了观众的心。

老冯忍不住鼓起掌，“青出于蓝胜于蓝啊。”他赞叹着。

戏演完了，他跑到后台，双手竖起大拇指，为姑娘点赞。

这时候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爸爸，小微唱得不错吧。”儿子来了？

他转身看向儿子，“你不是说你们单位这段时间特别忙？”

“是啊，可这是小微的第一场演出，我必须得来啊。”儿子调皮地笑着。

夕阳穿过后台的窗户，在儿子洁白的牙齿上闪闪发光。

## □组 诗

# 归园田居

刘 刚

## 守村人

芦苇荡飞散的鸟雀  
是守村人放飞的心情  
他不知道村子以外的事情  
也从不打听。只知道  
荷塘绽放着莲的心事  
萤火虫总与繁星相约  
蛙鸣声声唱响丰收序曲  
莺歌燕舞代诉着  
他无忧无虑的心情

## 稻草垛

儿时的玩伴之一  
是月光下最庞大的身躯  
包容了童年的天真与无知  
却在长大后成为忧伤的记忆

## □诗 歌

# 一枚春天的纽扣(外一首)

石泽丰

薄雾织成细纱  
一种早春的朦胧  
被柔风撩动

把完整的春天拆成一个细节  
比如花唇上的一层薄雾  
比如一棵小草在转身

鸭掌划开水面  
一朵粉红的桃花  
亮在春天的眼睫上

可以说，河流是最先的叛徒  
是她说出了冬天悄悄地走了  
原谅她不？一朵花  
在初春的枝头上出嫁

燕子回来了  
心事随同一根野草  
停顿在北方的老巢

良辰是不是属于每一个人  
向岩上攀爬的藤蔓  
夜以继日地向上追寻  
在春天的营房里

乡村，出栏牛的叫声  
被泥土的气息一路牵引  
一如妹妹的绣花针  
为春天的一枚纽扣所专用

## 春天来了

我常常把一个整体拆散

花瓣、叶片、草叶  
紧贴一条河流的身边  
潮生两岸，有人说  
春天来了……

## □小小说

# 过 招

齐大志

常宝俊的菜园，紧挨着林泰祥的菜园。栗园与菜园之间，林泰祥特意设置了一道铁篱笆。这道铁篱笆，像戴防盜尖的钢刀，扎入常宝俊的心。

秋日，蚊虫常常在露水退去之后，才能扑棱翅膀叮咬；“秋老虎”发威，也往往在中午前后。常宝俊起得早，趁着蚊子的羽翼沉重，带着露水不能起飞，就进入栗园劳作。

常宝俊打栗子之前，敲击位置选了再选。怎奈，六米多长的竹竿，在敲击栗苞瞬间，很难把控落果方位，不少栗苞还是从篱笆上蹦进菜园。

似乎在盯常宝俊的梢儿，林泰祥也早早来到菜园。眼看栗苞在菜地茴香苗上跳跌翻滚，林泰祥笑呵呵地说：“招财进宝喽！老常，你说咋赔？”

“十块钱。”

“不成。我种的是无公害蔬菜，菜价抵得上肉价。”

“那就加五块。再不成，拉倒。”

“成交。赶紧拿钱。”

“没现钱，栗子顶账。拿多少，你掂量着来。”

邻里冤家，更显路窄。两人针尖儿对麦芒，说话不用绕弯儿。

林泰祥从家提出两只大水桶，每装一桶栗苞，就用铁锹“砰砰”拍实；一边拍，还一边冲常宝俊坏笑。

常宝俊狠狠瞪了林泰祥一眼，心说：“明春我就把临界的树放倒，从根儿上堵住你嘴巴！”

装了满满当当两水桶栗苞，林泰祥哼着小曲回家。

去年，常宝俊的栗树进入盛果期，有些枝杈从篱笆上伸进菜园。看着别扭，林泰祥心里却很沉稳，坐等常宝俊登门，哪怕街面偶遇，主动跟他说上几句客套话也好。林泰祥觉得，客套话听着虚，却入耳润心。可等了几个月，林泰祥没等来常宝俊一句客套话，也没见他把探头的枝杈剪掉，这让林泰祥很是郁闷，心里是失落的。以后不管秋收还是春种，林泰祥都刻意把菜园的枯枝败叶，薅下的杂草，统统扔进栗园，以泄愤方式平和心态。

让林泰祥没想到的是，常宝俊对这些举动一直不予理睬。

其实，对树杈探进菜园一事，常宝俊也觉理亏。但他想，邻里间，一点儿小事，用不着客套。假惺惺地

“赔不是”，不如秋收送给老林一些栗子实惠。

林泰祥感觉像有一股恶气在肚里闷着。为排除恶气，他心生一计。

探听到常宝俊进城住儿子家的消息，林泰祥在篱笆外挖了一条沟。这条十几米长的深沟，整个挖在了常宝俊的栗园。

常宝俊回家后，气鼓鼓地找林泰祥理论：“有话摆在明面，玩儿阴谋不仗义。”

林泰祥理直气壮地答复：“栗树根扎进菜园夺肥抢水，我当然要切断水肥供应线。再说，按常理，栗树根应该让开篱笆墙至少两米远，事实上你却少让了三十公分，所以我把沟挖在你地界，完全说得过去！”

常宝俊气不忿儿，抄起铁锹填沟。

林泰祥一瞪眼，小跑从家里拿出锯子和高枝剪，嚷嚷着要把朝向菜园的几十条探头枝，连根锯掉。

这招儿，还真把常宝俊震住了，他无力地把铁锹戳在地上。可没过多久，常宝俊又突然想开了，笑着说：“有胆量你就锯。法治社会，还怕没人管你。”

常宝俊语气绵软，却有力道。林泰祥收起了高枝剪。

从此，常、林两人从口头争吵，转入心里较劲儿。

……

第二天，正在打栗子的常宝俊，听到有人喊：“叔，进园子吧！里面好多栗子，外面打不着。”

常宝俊看了看年轻人：“哦，林华回来了。你爸呢？”

“超市买鱼买菜去了，说中午要跟您好好喝两杯酒呢！他不好意思请您，就嘱咐我，代他一定把您请到。”

“不许跟叔乱开玩笑。”

“没开玩笑。早上见我回来，我爸就说，他折腾半宿没睡好。您老哥俩过招儿，都是心里琢磨，最终您是赢家。我问他咋回事，他冒出一句，说昨天他拿您四十多斤栗苞回去，您居然没吱声。叔，你们过得啥招儿啊？”

听着林华的话，常宝俊心生愧疚。

隐约听到有异响。常宝俊、林华循声来到近前，见林泰祥正在舞动铁锹填沟……



海湾  
钱岳晟  
摄

春晨，沿河岸行走，但觉春意弥漫，大是快意。

春气何来？来自骀荡春风，来自睡醒的土地，来自浮漾的春水，来自无处不在的花草树木。

喜欢“骀荡”一词，像是骑着一匹轻快的小马，缓辔而行，带着一份俊气，翩翩之姿，风流少年；携着一份暖意，如阳光灿烂，温煦着周围的一切，所以说“吹面不寒”，春风送暖，空气中弥散着的一切，都是暖暖的，软软的。也是因为这份暖，就让人觉得，春风即如母亲的怀抱，暖着，亲着，那份恩情，终生铭记心怀。

温暖如醉，春风便是如此。

一夜春雨，晨醒天霁。

一个人，缓缓走向田野，站立田头。仰望蓝天，新雨乍洗，碧蓝蓝，汪汪无际，感觉深远、透亮、透凉，空气里，是清凛凛熨帖的爽意。田头，一株老柳，枝条婆娑，绿茸茸，披散如瀑；一株桃树，花开半树，“花未全开月未圆”，正当好时节。

几只鸟，乍然飞起，鸣声清脆，如春

## □散 文

# 春气泱泱

路来森

雨滴滴。

望向田野，望向眼前的这块土地。伴随着春阳的升起，地面笼上了一层淡淡的水汽，是汽，也是气。这“汽”中有湿气，有诗意；这“气”中，有味道，有气韵。这“汽”，飘逸，游荡，变幻不定，如梦，又如幻，是一首当代人书写的朦胧诗，是法国印象派画家的一幅风景画；这“气”，弥漫了厚重、新鲜的泥土的芬芳，这份芬芳，是土地乳汁的味道，是大地的一声凝重的叹息，都说“气韵生动”，我觉得，最生动的，莫过于春天的一块土地，其生机，是来自大地的深处。

站立田头，站在一块土地上，你就会觉得：春气，是缥缈的，更是厚重的。

水岸边，一条小溪，或者一汪池塘。

冰已消融，水由浊而清，终至一清到底。能看见水底的砾石，能看见细小的游鱼，在水中浮游，渐渐地，还能看见底部的水草，萌发了新芽，新芽一天天长大，蹿出水面，就是一碧挺秀，就是清凌凌的水草气，带着一份腥味，带着一份涩味，更带着一份朝气蓬勃的鲜活气味儿。

最好有荷，水中一旦有荷，水的灵气，就更加饱满了；水不仅有了灵气，还有了一份秀气。

荷叶浮出水面，荷叶尚小、尚嫩，手掌一样大小，嫩绿嫩绿的，那份嫩，于绿中洒出一份红，一份娇娇嫩嫩的红。那么灵秀，那么柔美，如一首婉约的宋词小令。

站立水边，你会感觉：春气，就是一

种水韵，就是一种灵秀，就是一种滋润的美好感觉。

沿河岸，或者在田野行走，走着走着，你就会发现：春草萌发了，树吐芽了，花儿次第绽放了。

也许，昨天一枚树芽还处在尖尖状态，可第二天，它就霍然叶片舒展了；也许，早晨，那朵花还处在含苞状态，可到中午，那朵花就灿然开放了。春天的生意，就是这样快，快得叫人猝不及防。

很快，便是芳草萋萋，便是树木葱茏，便是花开遍地；鸟儿在树端，鸣唱；蝴蝶，在花丛蹦跶；蜜蜂，在嘤嘤采蜜；春天成了一幅画，人在画中行，也在画外看——看画，赏画。

此时，春气为何？是催生万物的生机，是熙熙攘攘的喧闹，是鸟语花香的烂漫和风流。

春有气，气韵生动。

春天里，别忘了感受一份春气，它的层次感，它的无处不在的生机感，它的福泽万物的襟怀和气度。

# 东风吹来淮河春

刘文勇

天的盛大节日。

立春时节，淮河两岸美不胜收。带着暖意的东风吹来，大地解冻，万物借着东风生发，为生机勃勃的天地增添无限活力。入冬以后蛰伏于洞内的各类虫蚁被东风吹醒，生机盎然的时节至此开始。河塘小溪中的碎冰逐渐融化，大小鱼类浮上水面，还没融尽的碎冰，像是被鱼背着，在水面流动，煞是养眼。

立春时节，淮河儿女先送春盘。立春之日，家家户户家庭主妇将生菜、春饼等放于盘中，友好而亲切地馈赠亲朋好友。据传，春盘源自汉魏的“五辛盘”，即在盘中盛上五种带有辛辣味的蔬菜，作为凉菜食用。明代李时珍解释说：“五辛菜，乃元旦、立春以葱、蒜、韭、蓼、蒿、芥、辛嫩之菜杂和食之，取迎新之意。”立春食春盘，是顺应节气的饮食习俗。

立春圣杜甫也作诗说，每当立春，高门大户把青丝韭黄盛在白玉盘里，经纤手互相馈送，以尽节日之兴。

立春时节，淮河儿女必舞春旗。立春时，有些人家在庭院或窗前立起竹竿，挂起长条形五彩旗帜，或以春天动植物之形之象以装饰，装饰如花或燕也有限活力。村中大闺女小媳妇在立春春日，以五彩的丝帛，剪成春花春燕春柳春风春蝶等，也有心灵手巧者剪成式样美观的花朵，其形大如掌小如钱插戴于手臂，男左女右，作为立春的标志，以庆祝春天回归家乡土地。宋代诗人辛弃疾有一首《汉宫春·立春日》的词说：“春已归来，看美人头上，袅袅春幡。”描述了人们戴春幡迎春的美好景象。

立春时节，淮河儿女要打春牛。立春时节“打春牛”，又称鞭春。“春牛”，用桑木做骨架，冬至节后辰日取土塑成。立春前一日，人们先家坛奉祀，然后用彩鞭鞭打，把“春牛”赶回家来，再设酒果供奉。男女老少牵“牛”扶“犁”，唱栽秧歌祈求丰年。淮河戏台上有“打春牛”

的戏剧表演，一人系犁，一人掌犁，边耕边舞，表演也游于乡间，男女老少追着撵着观看，气氛热烈，甚是热闹。鞭春游戏表达了淮河劳动者对美好生活的热爱、向往和追求。

立春时节淮河儿女常吃春饼。立春亦称“打春”“咬春”或“报春”，是春季复苏的开始。在传统的民俗中，春饼无疑就是春天的象征，拿起春饼，送入口中，好似一口咬住了春，好像春来到身边。从此以后，皆是新的开始，是新的希望，是新的未来。经过酷寒的严冬，淮河儿女对春天怀着无限向往。吃下春饼，一口咬住春天，期盼在新的一年里防病去灾，风调雨顺，六畜兴旺，五谷丰登。

立春，一年之首。俗话说得好：“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于晨”。淮河儿女越过料峭的寒冬，东风唤来淮河春归，春暖花开，万物舒身，抽枝发芽的不止花草树木，还有新的愿景与希望。